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 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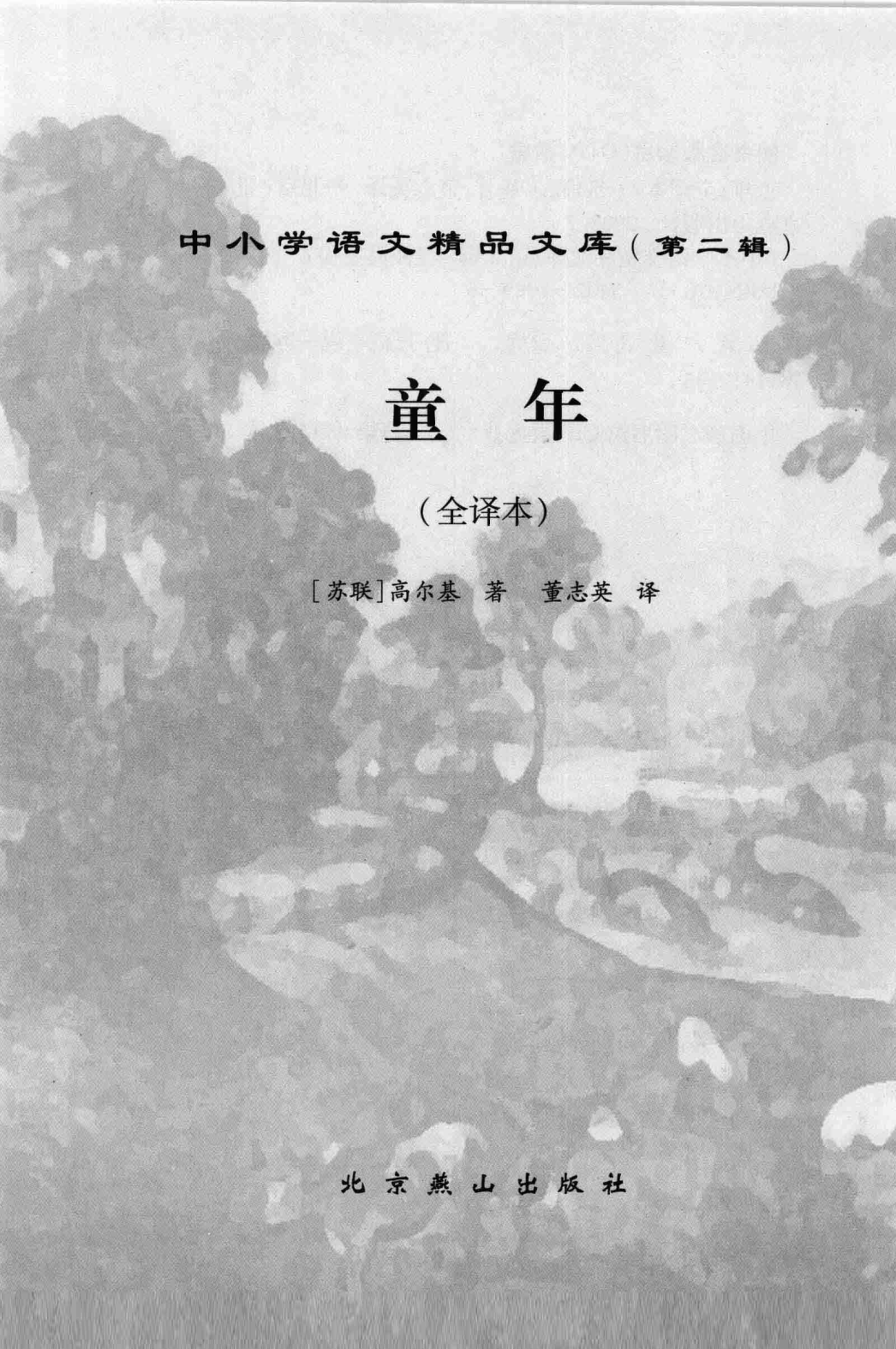
童年

TongNian (全译本)



〔苏联〕高尔基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第二辑)

童年

(全译本)

[苏联]高尔基 著 董志英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全译本/(苏)高尔基著;董志英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7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第2辑/程怀灵主编)

ISBN 978-7-5402-1989-5

I. 童... II. ①高... ②董...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9240 号

书 名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第二辑)

责任编辑 里 功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泽利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325 印张

字 数 202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2-1989-5

定 价 108.80 元(全十二册)

本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导 读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写于1912年至1913年间,内容包括了高尔基幼年时期从三岁至十岁这段时间的生活断面。

高尔基(1868-1936),生于木工家庭,当过学徒、码头工、面包师傅等,流浪俄国各地,经历丰富。1892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作品多描写俄国沙皇制度下人民的痛苦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鹰之歌》、《海燕》等散文诗反映了作者激荡的革命情绪。1906年发表长篇小说《母亲》,反映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被视为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后来写出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高尔基在《童年》一书中真实地描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展现了处在世纪之交那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典型特征。书中小主人公阿廖沙在父亲去世后,由母亲和外婆带到外公家。他在这里所看到的都是些他本人无

法理解的事情：外公经常毒打外婆和孩子们，竟然把幼小的阿廖沙打得失去了知觉，差点命归西天；舅父们为了家产而不停地争吵，甚至为此大打出手，并且还做一些愚弄弱者、毒打儿童的事情。在这当中，阿廖沙得到了外婆的关心和疼爱，也先后遇到了许多善良、正直的人，他们培育了他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对黑暗势力的反抗精神，带着对生活、对人生、对光明的希望与追求，“我到了人间”。

《童年》非常成功地塑造了外婆的形象，可以说她是俄国乃至世界文学作品中最光辉、最富有人性、也最具艺术魅力的形象之一；阿廖沙的形象是俄国千百万劳动者走向革命，走向新生活的艺术典型。可以说，在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外国作家群中，再没有比高尔基的名字更亲切、更响亮的了，几乎每个中学生都读过他的作品，有许许多多的作家、诗人、革命家在童年受了他的启蒙，读着他的作品走进文学的幻想，或走上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童年》无疑属于高尔基的优秀作品之一，也可以说是他中期创作的代表作。

编者

昏暗的小屋窗下，我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他一身白衣裳，脚趾头怪异地张开着，一双亲切的手静静地放在胸前，手指弯曲着，他那双曾经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着，如同两个黑色圆铜钱，他和善的脸庞黧黑无光，难看地龇着牙，看上去挺吓人的。

母亲长跪在那里，光着上身，下半身罩着红裙子。她拿着我常用来锯西瓜皮的那把小黑木梳，将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脑后。母亲总是喃喃自语，声音粗重而又沙哑，灰色的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大滴大滴的泪水不住地朝下落。

外婆拉着我的手。她圆滚滚的身材，脑袋大眼睛也大，鼻子松软，令人发笑。她一身黑衣裳，整个人像是柔软的皮球，挺好玩。她也在哭，哭得挺有趣，好像挺合拍地伴随着母亲哭，浑身颤抖，把我往父亲身边推。我躲在外婆身后，硬撑着不肯朝前去。我又害怕又觉得挺难为情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大人哭，也弄不懂外婆反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快和爸爸告别啊，你再也见不到他了，孩子，他还不到该去的年纪，还不到时候就死了……”

我害过一场大病，刚能下地行动。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生病时的情形：父亲兴致勃勃地看护着我。后来，他突然不见了，替换他来照顾我的是外婆。

“你打什么地方来？”我问她。

“打上边，打尼日尼来的，不是走来的，而是坐船来的，在水上是没有办法走的，小家伙！”她回答。

这挺可笑，让人莫名其妙，因为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着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住着一个黄脸的加尔梅克老头儿，是贩卖羊皮的。顺着楼梯，骑着栏杆滑下去，如果摔倒了，就会滚下去，——我是清楚这些的。这和水有什么联系呢？全乱套了，糊涂得叫人发笑。

“为什么我是小家伙？”

“因为你太爱闹。”她笑着说。

她说起话来那么亲切，那么快乐，那么流利。自打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便对她有了好感，这时我盼着她快点带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让我很压抑，她的眼泪和痛哭在我心里引起异样的、不安的感觉。我头一回看到她这种样子。母亲一向神色严厉，很少说话，她人高马大的，常常打扮得干净利索。她有一副筋骨强硬的体魄和一双劲头很大的手。可眼下，不知怎的，她全身都膨胀起来，显得特别凌乱，看上去令人难受，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的。往日梳得很整齐、如同一顶光亮的大帽子的头发，如今在赤裸的肩膀上披散着，耷拉到脸上，几根发辫来回摆动着，轻拂着睡熟了的父亲的脸。我在屋里已经站了很久，但是她却看也不看我一眼，她一直梳理父亲的头发，不住地放声痛哭，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落。

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向屋里伸头张望。警察气冲冲地喊了一声：

“赶快收拾！”

窗户用黑披肩遮着，风吹得披肩如同船帆似的鼓起来。有一回，父亲带我划帆船，忽然轰隆一声响雷，父亲笑着用膝头使劲夹着我，大声说：

“没关系，别怕，‘大葱头’（这是父亲对阿列克谢的亲热的称呼。——译者注）！”

母亲突然从地板上吃力地站起身，立刻又坐下去了，仰面倒下的头发散落在地板上。母亲紧闭着双眼，惨白的面孔变青了。如同父亲那样龇着牙，声音恐怖地说：

“关上门……阿列克谢，滚出去！”

外婆推开我，跑到门口喊道：

“亲爱的街坊们，别害怕，别管她，为了基督，请快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症，是生孩子，请原谅，好心的人们！”

我跑到昏暗的角落里，藏在箱子后边，看着母亲在地上不断地打

滚、呻吟，咬得牙齿格格响，外婆在她身边趴着，亲切而高兴地说：

“为了圣父圣子，瓦留莎，忍着点儿！圣母保佑……”

我吓呆了。父亲身旁的她们在地板上忙成一团，碰撞着父亲的身体，可是他纹丝不动，好像还在笑呢。她们在地板上忙碌了很长时间。母亲一回又一回地尝试着站起来，但又都倒下去了。外婆如同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在屋里屋外滚来滚去。过了一会儿，黑暗里突然传出小孩的哭声。

“感谢主！”外婆说。“是个男孩！”

说着她点亮了蜡烛。

我可能在墙角睡着了，后面的事情已经记不得了。

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那是个下雨天，在荒凉坟场的一角。我立在光滑的黏土小丘上，看着父亲的棺材被放到一个坑里。坑底满是雨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

在父亲的坟旁，有我，有外婆，还有浑身淋得湿透了的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的脸色阴郁的乡下人。温暖的雨点如同细小的玻璃珠，不住地洒落在人们的身上。

“埋吧！”警察走到一边，说道。

外婆拿头巾的一角捂着脸哭了。两个乡下人弯着腰匆忙往坟坑里填土，打得坑底的水叭叭地响。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起来，想要往穴壁上爬，土块还是把它们打落到坑底掩埋了。

“走吧，廖尼亚（阿列克谢的爱称。——译者注）。”外婆扳住我的肩膀说。我挣脱了她的手，我不愿离开。

“真拿你没办法，主啊。”不知道外婆埋怨的是我还是主，她低着头，默默地站在那里很久。墓穴填平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两个乡下人砰砰地用铁锹平地。一阵大风刮起，把雨刮散了。外婆拉着我的手，带我穿过一个又一个黑色的十字架，向很远很远的教堂走去。

“你为什么不哭呀？”走出围墙时，她问我。“应该哭一场！”

“我不愿哭。”我说。

“不愿哭，那就不哭好了。”她小声地说。

说来也挺奇怪，我很少哭，只是受了气才哭，不是因为疼痛。父亲常嘲笑我流泪，母亲也总是嚷我：

“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从宽阔的很肮脏的街道上穿过，街道两旁全是深红色的房屋。我问外婆：

“那两只青蛙还能爬得出来吗？”

“爬不出来了。”她回答。“不用担心，上帝会保佑它们！”

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这么亲热、这么不厌其烦地提到上帝的名字。

几天之后，我、外婆和母亲，坐上了轮船，大家挤在小小的船舱里。刚出生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包着白布，用红带子缠着，在角落的一张桌子上躺着。

我在包袱和箱子堆上坐着，从那圆鼓鼓、如同马眼睛的小窗户向外张望。潮湿的窗外，混浊的河水泛起泡沫，不断地流向船后，时常飞溅起来，打湿窗户玻璃。我心里一颤，不由得跳到地上。

“别怕。”外婆说着用柔软的双手轻轻地抱起我，将我放到包袱上。

灰蒙蒙的大雾笼罩着水面，远处是黑黝黝的土地，它接着就消失在雾里和水中了。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母亲双手放在脑后，倚着船壁纹丝不动地站着。她的脸色阴暗，铁青，两眼紧闭如同瞎子一样，一声不响，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她穿的衣服都让我感到陌生。

外婆不时地低声对她说：

“瓦里娅（阿列克谢的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译者注），你还是吃点东西吧，稍微吃一点，好吗？”

母亲依旧沉默着，一动不动。

外婆和我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小，和母亲说话的时候，声音稍微大一点儿，不过很小心很谨慎，话也不多。我感到她害怕母亲。这让

我与外婆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大声地、生气地说，“那个水手呢？”

她说的话很奇怪，让人摸不着头脑。萨拉托夫？水手？

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走了进来，身穿蓝衣服，怀抱一个小匣子。外婆接过小匣子，将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放好后，外婆伸着胳膊托着小匣子走向门口。她太胖了，只有侧着身才可以挤过狭窄的舱门，她在门口停下了，不知怎么办。

“瞧你，妈妈！”母亲喊了一声，从她手中抢过小匣子，于是她俩消失了，我留在舱里，上下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啦，小弟弟死了吧？”他弯下腰来对我说。

“你是谁呀？”

“我是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呀？”

“是城市的名字。你看窗外，那就是！”

土地在窗外向后移去。地面上雾气腾腾的，有一些悬崖峭壁，看过去黑乎乎的，如同才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片面包。

“外婆到哪里去了？”

“埋你弟弟去了。”

“是埋到地底下吗？”

“不埋到地底下还能埋到哪里呢？”

我告诉水手，埋我父亲时，还活埋了两只青蛙。他把我抱起来，搂在怀里亲了亲。

“咳，小弟弟，这事你还不懂呢！”他说。“不用可怜青蛙，用不着管它们！你还是可怜可怜妈妈吧，你看她难过成什么样了！”

汽笛在头顶上呜呜地响起来了。我知道这是轮船在拉笛，因此就不害怕了。那个水手匆忙把我放下，撒腿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说：

“快点跑！”

我很想跟着跑。我来到门外。在光线昏暗的夹道里一个人也看不

见。离门不远处，镶铜的楼梯闪着光。我向上一看，只见一些人背着背袋、提着包袱。显然大家就要下船了，那我也该下船了。

当我和一群男子一起走到船舷踏板上时，人们都冲我嚷起来：

“这孩子是谁的？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人们长时间地挤我，扯我，摸我。最终，那个满头白发的水手过来了，抱起我，对着那群男子说：

“这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他自己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着我回到舱里，将我往行李上一扔就走了，临走时指着我吓唬道：

“再动我就揍你！”

头顶上的吵闹声渐渐地安静下来，轮船已经不再呼呼地响了，也不颤抖了。船舱里的窗户被蒙上了一堵潮湿的墙，显得又暗又闷，包袱似乎胀大了，挤得我很难受，一切都变得不舒服了。难道我要这样永远一个人留在这空落落的轮船上吗？

我走到门前。门打不开，铜门的把手拧不动。我拎起装满牛奶的瓶子，狠劲儿往铜把手上砸去。瓶子打碎了，溅了我一腿牛奶，流到了靴子里。

我因失败而苦恼，于是趴到包袱上，默默地哭起来，哭着哭着，含着泪水便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轮船又开始颤动着呼呼地响了。船舱的窗户亮堂堂的如同太阳。外婆坐在我旁边梳头，眉头紧紧地皱着，喃喃自语。她的头发多得惊人，厚厚地盖着两肩、胸脯、两膝，一直垂到地上，乌黑发亮，泛着蓝光。她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提起来，很费劲地将稀疏的木梳齿儿插进厚厚的头发里慢慢地梳着。她歪着嘴唇，黑眼珠儿闪动着气恼的光芒，她的脸埋在浓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时，而且很可笑。

今天她显出一副很凶的样子，但当我问她，她的头发为什么这样长的时候，她依旧用昨天那样柔和的语调说：

“这大概是上帝给我的惩罚，上帝说：给你这些该死的头发梳去吧！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夸耀这一把马鬃，现在老了，我要诅咒它了。你去睡吧！还早呢，太阳睡了一夜才起床……”

“我不愿睡！”

“不愿睡就不睡好了。”她马上同意，一边编辫子，一边向沙发那边看，母亲仰面躺在沙发上，身子像弦一样直直的。“你昨天为什么把牛奶瓶子砸破了？你小声说！”

外婆说话好像在唱歌，字字句句仿佛鲜花一样温柔，鲜艳而丰润，一下子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她微笑时，那黑得如同樱桃的眼珠儿圆圆地睁着，闪动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愉快的光芒，她笑的时候，就会露出坚固而雪白的牙齿，尽管黑色的两颊有很多皱纹，整个面孔看上去仍很年轻、明朗。但是这面孔却被松软的鼻子、胀大了的鼻孔和红色的鼻尖儿给弄糟了。她从一个镶银的黑色的鼻烟壶里面嗅着烟草。她的衣服全部都是黑色的，透过她的眼睛，可以看出她内心折射出来的永远不灭的、欢快的、温和的光芒。她的腰几乎弯成驼背，她很肥胖，不过行动起来却跟大猫一样轻快，并且跟猫一样温柔可爱。

她没来之前，我好像是在黑暗里睡觉，可是她一出现，就把我唤醒了，将我带到光明的地方，用一根长长的线将我身边的一切连结在一起，织成五颜六色的花边儿，她立刻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最知心的人，成为我最了解、最珍爱的人，这是因为她对世界充满了无私的爱，这爱使我感到温馨，让我充满了顽强的力量去应对艰难困苦的生活。

四十年前的轮船航行得非常慢。我们搭了好长时间的船才到尼日尼，我清楚地记得刚开始的几天所看到的沿途的美丽景色。

天气变晴朗了，我和外婆整天都在甲板上待着，头上是明丽的天空，秋天给伏尔加河两岸镀上一层金，又缀上了绸缎。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片慢慢地、无精打采地拍打着瓦蓝色的水，发出轰轰的

声音，船尾一只驳船被长长的牵引索拖着。灰色的驳船如同一只土鳖。伏尔加河上空的太阳不知不觉地浮动着，四周的风景不断地变换着，每时每刻都在更新。翠绿的山峦仿佛大地的衣服上华美的褶皱。岸边有城市和乡村，远远看去就像一块块的甜点心一样。金黄色的秋叶漂浮在水面上。

“你看，多美啊！”外婆不停地说着，一会儿跑到船这边，一会儿跑到船那边，容光焕发，兴奋得把眼睛都睁大了。

她经常出神地瞅着河岸，把我也忘了。她在船边站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微笑着，一动不动，眼里噙着泪水。我拉了拉她绣花的黑裙子。

“噢？”她颤抖了一下。“我好像在打瞌睡，还做了一个梦。”

“你为什么哭？”

“亲爱的，是因为高兴，也因为我老了。”她微笑着说。“我已经老了，你明白吧，我已经六十岁了。”

她闻了一下鼻烟，接着给我讲一些稀奇的故事：讲慈善的强盗，讲圣人，讲各种妖魔鬼怪。

她讲这些故事时，声音非常低，而且很神秘，她弯下腰凑近我的脸，瞪大了眼珠儿专注地盯着我的眼睛，就好像往我心里灌输着一种令人振奋的力量。她说话跟唱歌一样，越讲越流利。听她说话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愉快。每回我听完之后，总求她：

“再讲一个吧！”

“好吧，再讲一个：有位老家神坐在炉灶下面，面条儿扎伤了他的脚掌儿，他晃来晃去的，叽里咕噜地喊：‘哎呀，小老鼠！疼啊！哎呀，小老鼠，我快受不了啦！’”

这时，外婆抬起一只脚，两手抓着它，悬空摇来晃去，装出一副可笑的苦脸，好像她自己疼痛似的。

那些留胡子的和气的老水手们围成一圈儿，一边听，一边笑，夸奖着外婆，也求她：

“老太太，再讲一个吧！”

后来他们都说：

“走，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

吃饭的时候，他们请外婆喝伏特加酒，请我吃西瓜和香瓜。这些都是偷偷地干的，因为船上有个家伙不许大家吃瓜果，他会把瓜果夺走投进河里的。他的衣着打扮很像警察，制服上钉着铜扣子，整天醉醺醺的，大家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她经常躲开我们。她一直沉默着。她身材高大、笔直，脸色黝黑，铁一般的冷静，浅色的粗大发辫如同王冠似的盘在头顶。她全身结实有力。现在回想起来，总感觉有一团雾或者透明的云包围着她，她那双跟外婆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从这云雾中冷漠地远远地眺望着。

有一回，她严厉地说：

“人家笑你呢，妈妈！”

“不用在乎他们！”外婆毫不在意地说。“叫他们笑吧，叫他们笑个够！”

我记得，外婆一看到尼日尼，便兴奋得像个小孩子。她牵着我的手，推着我来到船舷边，大声说：

“你看，你看，多美丽！那就是尼日尼，上帝啊！看它，简直是神仙住的地方！你再看那教堂，简直是飞燕在空中飞翔！”

她眼含泪水央求我母亲说：

“瓦留莎，你倒是看一下啊，唉？你可能把这些地方都忘了吧？高兴点吧！”

母亲阴郁地笑了笑。

轮船在河心当中停下来，面对着这座美丽的城市。河面上挤满了船只，耸立着几百根尖尖的桅杆。一只载满人的大船向轮船靠过来，钩住放下来的梯子，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从那只大船走向甲板。最前面有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在飞快地走着，他身穿黑色的长衣服，胡子是金色的，长着一个鹰钩鼻子和一双绿莹莹的小眼睛。

“爸爸！”母亲深情而响亮地喊了一声，一头扑到他的怀里，他

搂着她的头，连忙用那双通红的手抚摸着她的脸，声音尖锐地喊道：

“瞧你，怎么啦？傻孩子。哎呀！原来是这样……唉，你们这些人啊……”

外婆如同陀螺似的乱转，眨眼工夫就拥抱了所有的人，并且都亲吻过了。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急切地说着：

“快点！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母，这是两个表哥，他们都叫萨沙，卡捷琳娜表姐，这就是咱们一家人，你瞧有多少！”

外公问她：

“你身体怎么样，老婆子？”

他们互相吻了三下。

外公把挤在人堆里的我拉出来，抚摸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谁呀？”

“我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的话什么意思？”外公问我母亲，还没等到回答，就把我推开说道：

“颧骨跟他父亲的很像，……下船吧！”

下船后，我们一群人顺着斜坡朝上走，坡上铺着大块大块的鹅卵石，高高的陡坡两旁长满了枯黄的野草。

外公和我母亲在大家的前头走着。他的个子不高，只到她的肩膀，他走路的时候步子细碎而且快，母亲却像在空中飘浮着，从上向下俯视着他。两个舅舅一言不发地跟在后面：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得光亮光亮的，身体像外公那样干瘦；雅科夫舅舅浅色的头发打着卷；还有几个衣着鲜亮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六个孩子都比我大，他们都很安静。我和外婆、小个子舅母纳塔利娅一起走着。她脸色苍白，蓝眼睛，肚子很大，时不时地停下来，气喘吁吁地低声说：

“哎哟，我走不动了！”

“他们为什么叫你来？”外婆气呼呼地说。“都是蠢货！”

不管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我感到自己是夹在他们中间的

陌生人，连外婆也失去了原先的光彩，显得有些疏远了。

我特别不喜欢的是外公，在他身上我很快感觉到了敌意，我格外留心他的一举一动，又好奇又害怕。

我们到了坡顶。坡顶上右边斜坡有大街的地方，坐落着一所低矮的平房，涂着粉红油漆，看上去很脏的样子，房檐很低地压下来，窗户是向外突出的。从外面看去，觉得很大，但里面分成一间间光线幽暗的小房间，非常拥挤。就跟靠在码头的轮船上似的，处处都是火气冲天的人们在忙活着，小孩子们如同偷食的麻雀一样窜来窜去，处处都能闻到一种刺鼻的气味。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也让人扫兴：到处挂着整幅的湿布，到处都是桶，桶里装着浓浓的五颜六色的液体，里面泡着的也是布。在墙角快要倒塌的一间低矮的小屋里，炉子的火烧得很旺，不知什么东西煮沸了，咕嘟咕嘟地响着，一个看不见的人大声喊着非常奇怪的话：

“紫檀——品红——硫酸盐。”

二

这种沉重的、丰富多彩的、无法形容的离奇生活一旦开始，便以惊人的速度流动起来了。我记忆里的那段生活，就好像是由一位善良而且诚实的天才讲述的一个悲惨的故事。如今我回想起过去的日子，甚至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会发生那种事情，有很多事情我想争辩、否认，因为在那“都是蠢货”的黯淡生活里，残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事实比怜悯更高，因为我讲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令人窒息的狭小的生活天地。在那里，普通的俄国人曾经生活过，如今还在那样生活着。

外公家到处弥漫着炽热的仇恨之雾，大人们都中了仇恨的毒，就连小孩也积极地加入进去。后来从外婆那里我才了解到，母亲到来的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在要求父亲分家。母亲的突然到来，使他们的分家要求更迫切、更尖锐了。他们担心我的母亲要回那份本来为她准

备，但是由于她违背外公的意愿“自作主张”结婚而被外公扣留了的嫁妆。舅舅们认为嫁妆必须分给他们。另外还为谁在城里开设染坊，由谁到奥卡河对岸库纳维诺村去，相互之间已经激烈地争吵多日了。

我们到来不久，在厨房吃饭时，一场争吵爆发了：两个舅舅噌的一下站了起来，身体探过桌子，冲着外公又吵又叫，像狗一样龇着牙，哆嗦着。外公用勺子敲着桌子，满脸通红，如同公鸡打鸣一样地叫道：

“让你们全都去讨饭！”

外婆伤心得面孔都变了样儿，说：

“全分给他们吧，你也好落个耳根清静，分吧！”

“闭嘴，都是你惯的！”外公嚷道，眼睛闪着凶光。真奇怪，他个子虽然很小，但叫起来却震得耳朵嗡嗡响。

母亲从桌子旁边站起来，脚步沉重地走到窗口，转过身去背对着大家。

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扬起手对着他弟弟的脸就是一巴掌，弟弟大吼一声，揪住了自己的哥哥，俩人在地板上滚开了，屋内充满喘息、呻吟、辱骂的声音。

孩子们全吓哭了。怀孕的纳塔利娅舅母拼命地叫着，我的母亲抱着她，把她拖走了。整天都快乐的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赶出了厨房。椅子全倒了，宽肩膀的年轻的学徒小茨冈（学徒伊凡的外号。——译者注）骑到了米哈伊尔舅舅背上，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师傅，那个秃顶、大胡子、戴着黑眼镜的人，却心情平静地拿手巾绑着舅舅的双手。

舅舅伸着脖子，稀拉的黑胡子蹭着地板，吭吭哧哧地喘着可怕的粗气。外公围着桌子乱跑，悲哀地大喊：

“你们是亲兄弟！亲骨肉！唉，你们这些人啊……”

吵架刚开始，我就吓得跳到炕炉上，惊恐地看着外婆用铜盆里的水给雅科夫舅舅冲洗脸上的血，他一边哭一边跺着脚。外婆伤心